

對於人間與聯副的變貌，文化界人士多以「拼開」一詞來形容，言下似乎未必以為然。冷眼旁觀，不難看出這兩份副刊所要追求的最後目標，不外就是吸引更多的民衆來閱讀。

副刊在今日，早已脫離了報屁股的地位，並已負起了傳播文化、撫育文藝的重大任務。是則副刊之為我國文化上的尖兵，應當是無庸置疑的。如果以此事實為基礎來看看上述兩報副刊近來的作風，個人以為實未可厚非。

其理甚明：吸引更多的讀者，使人人都在公餘、課餘之暇，成為副刊讀者，久而久之，我們的「文化人口」必定增加，我國的文化水準也應該隨之水漲船高！

這種看法，也許太樂觀太天真了些，但也極有這

種可能性，這一點大概不容否認。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每隔一段時日出現的巨型暢銷書，恒常都能帶動國民的讀書風氣，這一點是這些先進國家經過一番精確的觀察與實際調查之後確認的。尤其有些從不看書的人也因為好奇心而去看那本書，以後即發現了讀書的樂趣，成為熱心的讀者，這一類人為數還着實不少。

當然，在出版界，不必、也不可能每一本新書都成為暢銷書，而暢銷書的真正價值也未必本本都高；同樣地，在副刊界，不必、也不可能每一種副刊都能強烈吸引住讀者，並且其價值也不一定需要由對讀者的吸引度來判斷。個人心目中理想的副刊，內含上應是文學的、思想的，在提高讀者的品味上，必需扮演一個重要的腳色；而在外鑲上則應是民衆的，在反映民衆的心聲方面，務求克盡一份責任。

副刊與庸俗化

尉天聰



曾任我國駐馬拉加西大使的汪公紀先生，在他翻譯的「洛克菲勒家族秘錄」序文裏，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資本主義國家最大的缺點，是在金錢萬能。在沒有形成爲資本主義國家之前，錢，早已能使鬼推磨，不過以往在中國，在西歐，道德觀念還能感化人心，很多有修養的人，寧願謹守原則，尚能不爲黃橙橙的金錢所動，昧着良心去出賣自己的靈魂。但是到了近世，物慾的侵襲，越來越加緊，而道德與宗教的力量也越來越薄弱，鈔票的誘惑力便直線高竄，沒有人能在幾張綠色紙幣前不低頭。它，比以前任何時代、任何宗教的符咒都來得可怕又可愛。」

而錢以類聚，如果運用得當，誰有錢，也就會愈有錢。錢愈生愈多，生生不息。隨之而來的便是勢。勢，又能生錢，錢再生勢，有錢又有勢的人，自然便支配一切了。

洛克菲勒一家，是美國的巨富。起初他們掌握了石油，擴展爲很多的大工業，再進而爲銀行，然後以做慈善的外衣，利用他們無窮無盡的財

富，逐漸支配了美國的教育、宗教，以及一切傳播媒介；在政壇上，幾乎所有的青老才俊，全部網羅在他的門下任供驅策，所以現在在美國沒有人敢違抗他的意旨，沒有人敢批評指摘他們，沒有人敢動他們的毫髮。」

拿這段話來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謂「新聞自由」，便會概略地了解其中的真相了。在今日的臺灣，很不幸地，在這工商業快速成長的初期，就已經看出了這種壟斷的傾向，兩家號稱銷行數十萬份的民營大報，由於我們長年言論政策的保護，不但壟斷了報紙上頭的商業廣告，而且無視於幾十萬讀者的需求，恣意製造輿論、壟斷視聽，把負有傳佈知識文化任務的報紙，全盤投入商業性的惡性競爭；在這種情況下的副刊主編，處境之難真是曠古未有，但處境難並不就不能作事，不過，如果連副刊主編本人也屈服了，雖然副刊上的花樣不斷翻新，究其實不過耍猴子戲而已。例如，聯合報副刊最近的所謂「第三類接觸」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本來，副刊之可貴正在於它的「雜」，這樣可以使人透過各種現象去領會世間的道理，如果再加強它的新聞性，更可以讓人透過最近發生的

事和最熟悉的事，建立正確的看法；而佛祖就近取喻的佈道方法就是如此產生的。然而，看了楊牧和胡茵夢的對談，有誰能了解到國片的深一層問題呢？看了鳳飛飛和許信良的交談，有誰對於歌唱的改進會有所認識呢？看了葉慶炳和崔苔菁的對談，有誰能進一步懂得電視綜藝節目的癥結所在？就內容來說根本甚麼也沒有談出來；也許主編的本意本來就不在此，他不過找幾個名男人和幾個名女人出來表演一下而已。有人說這是副刊的電視化，一點不假，情況正是如此；有人更說：如果有個字幕，很可以如此播報出來：

製作：聯合報

節目主持人：副刊主編

特別來賓：許信良、鳳飛飛……

老實說，這是副刊的庸俗化。本來，在工商業社會上，報紙的商業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想不到從商業化走向墮落竟如此之速。

是不是我們反對大學教授、一縣之長等人與歌星

、名女人對談呢？一點也不反對。問題是他們怎麼談？談些甚麼？佛經和基督教聖經裏，不乏釋迦牟尼和耶穌基督與一般人、甚至下層社會人士的談話，每一談話都能讓那些平庸的人、對世事茫然的人漸漸透過事物的紊亂的、形形色色的現象認出事物的本質，由是增強他們認識世界的能力。很遺憾地，在「聯合報」的幾篇「第三類接觸」裏，却使人愈來愈陷於紊亂的現象之中；佛說普渡衆生，而「聯合報」這手新花樣只不過玩弄衆生，加強報紙的推廣而已。這也難怪德國哲人耶士培感嘆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衆傳播一天天把大衆變得麻木無知的一大原因吧！

記得挪威劇作家易卜生曾透過他的作品揭發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把「社會棟樑」說成「國民公敵」，把「國民公敵」說成「社會棟樑」，這種顛倒黑白的做法，是每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會起而反對的，希望大家能堅持理想，堅定地與庸俗的商業主義作頑強的抗頑。